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

叶青山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

叶青山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圻春县地方国营印刷厂印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690×93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 · 字数 11,000

1966年8月第一版 1966年8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106·608 印数：1—300,000

每册定價六分

毛主席语录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

出版说明

这篇文章，原发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解放军报》，题名《诺尔曼·白求恩》。作者叶青山同志是前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是白求恩同志生前的战友。文章介绍了白求恩同志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我们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给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阅读。在编辑时，我们对原著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六月

諾尔曼·白求恩同志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当时的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远渡重洋，艰苦跋涉，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下午，到达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五台县金刚库村。我跟隨聶荣臻司令員一起热情地欢迎了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世界著名的胸部外科专家。

白求恩同志，一八九〇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州北部的格賴芬赫斯特城。年輕时，曾經当过伙伕、教师、新聞記者和伐木工人。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参加了战地救护队。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間的非正义战争，在战场上，他看到的是战争的罪恶。不久，他退出了战场，从事医务工作。他在欧洲待了六年，一面行医，一面进修，成为

欧美聞名的胸部外科专家。世界上有名的医科大学聘他去当教授，英国皇家学会外科学士会邀請他当會員，在資本主义的学术界，这是最高的荣誉了，但是他并不热衷于这一切。他热心的是为劳动人民治疗疾病。他亲眼看到一九二九年資本主义世界的經濟危机，資本家把小麦扔进大海，劳动人民却在飢餓綫上、疾病綫上掙扎，他認識到医学与社会制度有关，要拯救劳动人民，首先是改变社会制度。他接受了馬克思主义的真理，从此他就把卓越的技术，貢獻給无产阶级爭取人类解放的事业。一九三六年八月，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十一月，他随加拿大志愿軍，到西班牙参加战地医疗，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当时的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領了医疗队，毅然来到中国解放区战場。

这时，他已經是飽經战斗风霜的人了。只见他身材頎长，顴骨微高，一双大眼，透

过金絲眼鏡显得炯炯有神，要不是半白的头发和一撮灰白的短須，很难看出是个年近半百的老人。四月間，他从延安出发，翻山涉水，經過两个月的跋涉来到晋察冀边区，但是他沒有半点儿疲倦的神色。

那时軍区的卫生医疗事业处于初建时期。我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继承了紅軍的医疗传统，依靠群众，克服重重困难，虽然完成了平时和战时的伤病員收治任务，但是，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医务工作人員日益感到不足，而且技术水平較低，医疗器械和葯品缺乏，組織机构和工作制度也不够健全。聶司令員介紹了这些情况后，當場請他担任晋察冀軍区卫生顧問，以加强軍区的卫生工作建設。翻譯还没有把話譯完，白求恩同志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他急于工作。我們劝他休息几天，他风趣地說：“我是来工作的，你們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第二天(十八日)，天蒙蒙亮他就起床了。

早飯后，我陪同他翻过山岭到离金剛庫六十里外的河北村——軍区卫生部駐地。快近村子时，远远望见河滩上卫生部的工作人員和当地群众，敲着鑼鼓，高唱着抗日歌曲在迎接我們，一时山谷里一片欢騰。白求恩同志在半里路外下了馬，和欢迎的人們亲切握手。十九日，我陪同他到松岩口后方医院和医院的工作人員见了面。从这天开始，一連四个星期，白求恩成天忙着給伤員們进行治疗，并且向院方提出了許多改进工作的意见。第一个星期，他检查了五百二十多名伤病員；第二个星期，就安排做手术。一个多月內，做了一百多次手术，使这些伤員，經過短期休养，又帶着健康的身体，重返抗日前綫。他一面工作，一面思考着如何在现有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把原来的后方医院改建成一所模范医院。他的計劃得到聶司令員的贊同。卫生部党委根据聶司令員的指示，积极进行筹建工作。白求恩同志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每天大早起来，給伤病員診治。晚

飯后，還要給醫務人員上課。深夜，山村已經沉寂了，他緊張的工作還沒有結束，在暗淡的燈光下，趕寫適合我們醫務人員需要的醫學教科書，給毛主席或美國、加拿大黨組織寫工作報告。有一次，已經深夜一點多鐘了，我發現他的窗戶上還透着亮光，進去一看，他正在油燈下學習。我說：“你年近半百，要注意休息！”他笑嘻嘻地握着我的手說：“你們中國有句俗語說得好，活到老學到老嘛！”就是這樣，白求恩同志以無限的熱情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辛勤地工作着。兩個月以後，模范醫院建成了。在落成典禮上，他以主人的身份登台講話。他說：“……他們（指戰士）為我們打仗，我們為回答他們，也必須為他們打仗。我們要打的敵人是死亡、疾病和殘廢。……因為他們打仗，……不僅是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為實現明天的偉大、自由、沒有階級壓迫的新中國。……”

會後，白求恩同志領大家參觀了剛剛落成的“模范醫院”。醫院的設備雖然簡陋，但

却整齐、清洁、井井有条。接着，他做了一些手术表演和换药表演。表演时，人员分工、工作次序和速度，都使人们赞叹不止。

二

白求恩同志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严肃。有一次，他发现一个护士换药时，瓶里的药和瓶签不一致。他生气地立刻用软膏刀把瓶签刮掉。然后和蔼地拍着那个护士的肩膀说：“亲爱的小同志，要知道这种粗枝大叶的作风会致人死地的，今后绝不允许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要对病人负责呵！”护士听了非常感动。

当时，晋察冀边区的物质条件比较困难，医疗用的纱布、棉花、绷带，都是用过了再洗，洗干净后，消过毒再用。因为医院的制度不够健全，对旧纱布、棉花、绷带的消毒手续，有时做得不够完善。他发现了这种情况后，严格地指出：“不要小看消毒工作。要知道，纱布、绷带上如果带有细菌，敷在伤员伤口上，

就会发炎化脓，影响我們的創伤治疗工作。我們應該象消灭敌人一样来消灭敷料上的細菌。”后来，他提出了“消毒十三步”的建議。先把使用过的敷料，經過严格分类。不能再用的，立即按指定的地点深埋或烧毁。能再用的，也要彻底消毒：先放入“浸洗盆”里洗去脓血；再放入“搓洗盆”里认真搓洗；再放入“漂洗盆”里用温水漂洗；洗毕，在阳光下晒六个小时，然后折叠纏絡好，装入布袋，放到蒸籠里蒸四至六个小时。从分类、洗濯到消毒，共經過十三道手續。这样，不但充分利用旧敷料，又使这些再用敷料完全符合医疗的要求。这个办法，后来我們一直推广和坚持下来，白求恩同志表示非常滿意。

有一次，他在病房給伤員換药，听到有伤員說：“在战场上挂花，有时倒不觉得痛。換药时，反倒叫人痛得头上冒汗。”白求恩同志听到后，十分重視。原来敷在伤員伤口上的紗布，有时候藥物干燥了，紗布和伤面粘在一块；換紗布时，往往撕破伤口周围的肉

芽，造成痛苦。白求恩同志研究，用黃碘、次硝酸鉍、流动石蜡(或香油)混合配成油类剂，名叫“毕普(Bipp)”，这种药剂，既可防止創面干燥，又有消毒作用，大大地減輕了伤员換药时的痛苦。还有一次，他看到护士搬动骨折的伤员的方法不妥当，就亲切地告訴他們說：“要三个人同时行动，将双手放平在伤员的头部、臀部和腿的下面，慢慢地抬起来，这样伤员就不会感到痛苦了。”

白求恩同志經常告訴我們說：“医生的工作，就是要想一切办法，使你的病人减少痛苦，早日恢复健康。”他自己就是这样无时无刻无处不从伤病員出发考虑問題，改进工作。在杨家庄后方医院工作时，他和潘世征同志一起从村子里走过。杨家庄是个山村，民房傍山建筑，道路上有許多台阶。他們走着走着，发现有一段少了一块台阶石。潘世征同志在前，一抬脚跳了下去。白求恩同志在后面問道：“你跳下去舒服不舒服？”

“没有什么不舒服！”

“伤员能跳下去吗？”

“不能。”

“这是伤员要走的路，应该给他们铺好。”

白求恩同志指着路旁一块四方的石头说：“把这块石头移过来，垫上，就可以走了。”

潘世征同志走过去搬，石头太重，没搬动，白求恩同志和翻译同志一起，三人把石头移过来，垫好，他又在上面试了一下，看看台阶垫平了，才继续往前走。

最使我们难忘的是这位国际战友竟以自己的鲜血抢救了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有一次，一个伤员需要做离断手术。当时，这个伤员因流血过多，体温很高，精神较差，看来难以经得住这种手术。白求恩同志说：“要输血！”

当时，血的来源比较困难。医院的工作人员已经有好些为伤员输过血。可是手术不能拖延，否则，伤员在短时间内，就会死亡。为了抢救阶级兄弟的生命，我说：“从我身上抽血吧！”

“你刚输过血不久，不能再抽你的血了，

这次抽我的。”

我們考虑到白求恩同志年紀大了，身体又不太好，都不同意抽他的血。白求恩同志說：“不要拖延時間了，我是‘O型’^①，万能輸血者。前方将士为国家民族可以流血牺牲，我們在后方工作，拿出一点点血有什么不應該的！別耽擱時間，救伤員要紧。”說罢，白求恩同志躺在另一张手术台上，解开衣服，伸出青筋脉脉的胳膊。于是，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諾尔曼·白求恩的三百毫升鮮血，徐徐地通过注射器，进入了中国人民战士的血管里。国际无产阶级战友的血，使这个战士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此后，根据白求恩同志的倡議，志愿輸血队組織起来了。医院的政委、翻譯、医生、护士和附近村里的老乡个个爭先地报了名。白求恩同志也报了名。从此，輸血就在

① 人的血液通常分为 O 型、A 型、B 型、AB 型四种。血液是 O 型的人，可以给任何血型的人輸血，所以称为“万能輸血者”。

晋察冀边区的医院中逐渐推广。不少伤员因此而从垂危的边缘得到新生。

白求恩同志对伤病员无微不至地关怀，可是他自己的生活的非常艰苦。党为了照顾他的健康，每月给他一百元津贴费。但他马上写信给毛主席，建议把这笔钱作为伤员的营养费。他的理由是八路军指战员每天的菜金只五分钱，而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不应有特殊的享受。他在日记上这样写道：“我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工作……”

三

九月下旬，敌人以步兵、骑兵、炮兵共二万三千多人，配合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分若干路向我五台山抗日根据地首脑机关进攻了。松岩口后方医院转到山区。白求恩同志也随军到了四分区卫生部的后方医院。洪子店一带战斗激烈时，他率医疗队参加战地医疗工作。十月底，战斗缓和下来，他回到

平山县的丘卜洞、花墓、車前岭等地，看到从松岩口轉移来的医院仍然保持原来的医疗制度，他很高兴。这时，听说松岩口后方医院的原址被敌人烧了，他气愤得很。同时也认识到在战斗的环境里要建设完全正规化的医院是有困难的。他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到伤员那儿去！哪里有伤员，我們應該在哪里！”在他的主持下，军区成立了几个医疗队，分赴各地。

白求恩同志率领一个医疗队，来到了军区医院杨家庄一所。工作还不到三天，就接到三五九旅王震旅长自雁北来信。他听说那里有伤员，连夜便出发了。十一月天，崇山峻岭的雁北已是严寒气候。白求恩同志走了八十里山路，披着一身雪花，到达灵丘县河渐村旅后方卫生部。一进村他就急忙问：“病房在哪儿？”卫生部的同志说：“不远，吃完饭再去吧。”

“吃饭还有多久？”

“二十分钟。”

“那太久了。先去看病房。”

他一口气检查了三十多个伤病員，其中有几个是刚从前线抬下来的。一个姓萧的伤病員躺在手术台上，脸色苍白，腿上的伤口发出一股腥气。白求恩同志发现这个伤病員腿骨受損，可又没有上夹板，就很激动地说：“是哪个医生负责？为什么不上夹板？中国共产党交给八路军的不是什么精良的武器，而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干部和优秀战士。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备加爱护。宁可自己累一点，饿一点，不能让伤病員受痛苦！”说着，他俯身下去，惋惜地对伤病員说：“时间太久了，要切掉呀，好孩子！”

直到深夜十二点钟，才把全部手术做完。他回去吃饭，刚脱下外衣，又跑回病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那些刚动过手术的伤病員：“好不好？”伤病員们个个很平静，都说：“好！”他快乐得简直跳了起来，对旅卫生部潘世征政委说：“只要伤病員告诉我一声好，我就不知该怎么快乐了。”